



# 艺术拼团：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革新



▲图为太极刀培训课。

## 什么是“艺术拼团”

什么是“艺术拼团”？简单来说，市民可以像在购买相关购物平台上拼团购物一样，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自主发起拼团学艺需求，当同一个需求的拼团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文化馆就会协调教师、场馆资源开设相关课程。

具体而言，市民借助网络平台自主发起拼团学艺需求，提交意向课程（课程类别不受限制）。学艺需求审核通过后，文化馆会协调确定开课时间、地点以及开团人数，并生成拼团学艺链接。市民可通过社交网络将该链接自发传播出去，吸引志同道合者参与，一旦达到预定开团人数，即可顺利开课。

为降低市民参与的门槛，深圳市文化馆指导成立深圳市全民艺术普及促进会，由艺促会牵头开发、上线“深艺通”微信小程序，通过“深艺通”小程序，实现了发起、拼团、开课全流程线上化。

作为全国文化馆系统的一大首创，2024年11月，“艺术拼团”一上线，便受到深圳市民尤其年轻人的追捧，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首批由市民发起并最终审核通过的50门课程，不少是网红生活美学课程，比如“茶香雅集”“趣玩彩泥萌工厂”。截至2024年年底，“深艺通”小程序注册人数超过2万，来自“艺术拼团”的培训达90个班次。2025年第一期“艺术拼团”启动后，一天之内，市民发起的“拼团”超过400个。

##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型

目前，公共文化服务多为供给主导型——公共文化机构提供什么，人们便接受什么，即使是一些“菜单式服务”，人们也只能“看单点菜”，难以享受“菜单”之外的服务。完全以市民文化需求驱动的“艺术拼团”服务模式，实现了“市民想学什么，文化机构就提供什么”，有利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型。例如，非遗锡瓷、树叶吹奏等小众技艺课程，深圳市各级文化馆此前都未开设过，文化馆工作人员甚至难以想象会有市民对这些小众技艺感兴趣。然而，当市民通过“艺术拼团”的方式成功“拼”出非遗锡瓷、树叶吹奏等课程后，大家才发现有此类需求的市民不在少数，相关课程也因广受追捧而成为“网红课程”。

“艺术拼团”带来的需求主导型文化服务，不仅表现为相关课程完全根据市民的实际需求开设，还表现在上课时间等细节也跟着市民的实际需要走。作为事业单位的文化馆，曾经的开放时间多是“朝九晚



▲图为成人书法课。

近两年，艺术夜校风靡各地，成为普及文化艺术、传递生活美学、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其常见服务模式为：文化馆根据自己的师资情况提供“课程菜单”，公众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课点菜”。虽然各地的艺术夜校不断创新课程设置、增加课程数量、扩大覆盖范围，但仍然不足以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艺术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市文化馆在全国率先推出“艺术拼团”服务模式，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精准把握市民需求，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弥补了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不足，提供了艺术普及的新路径。



▲图为国风形体舞课。

五”“周末双休”，难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后来，很多文化馆搞延时开放、错时开放，但人们的闲暇时间依然跟文化馆的开放时间不合拍。通过“艺术拼团”，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课程开设的时间。比如，全职宝妈“拼”出的时间多为工作日白天，而青年白领“拼”出的时间多为午间或晚上。文化馆开课的时间完全由“拼团”的市民自己决定。

## 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可是，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一直缺乏有效的切入口。“艺术拼团”服务模式，不仅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机会，也倒逼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必须发挥好资源整合作用。

如前所述，“艺术拼团”完全以市民的文化需求为核心，但市民的文化需求数量庞大且千差万别，而文化馆的老师、场地资源又是有限的。要破解这一矛盾，自然要引入社会力量。

随着全民艺术普及工作的持续推进，深圳市文化馆逐渐组建起一支涵盖高校教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社会培训机构老师等社会力量的师资队伍，与此同时，积极鼓励拥有一技之长的市民以志愿者身份参与“艺术拼团”培训课程建设。每个老师、志愿者擅长的艺术项目、意向服务时间段、意向服务区域，都详细地记录在数据库中。市民“拼”出相关课程后，文化馆总能迅速为其匹配出相应的师资。

此外，在推广“艺术拼团”服务的过程中，深圳在充分发挥全市各级文化场馆服务优势的基础上，还联动工会、妇联、党群服务中心、学校、企业和社会文化机构的场馆资源，以及星罗棋布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让市民们“拼”出的课程能够在他们附近的场馆就近落地，最大限度方便群众。

总之，“艺术拼团”通过捕捉市民个性化、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精准供给优质文化服务，增强了文化馆服务的黏性，弥补了文化馆常规艺术培训课程的不足，提供了艺术普及的新路径。同时，“艺术拼团”服务模式着力链接和激活社会文化资源，大大提升了文化馆的服务效能。

## 全面推广“艺术拼团”服务还存在不少困难

深圳市文化馆在“艺术拼团”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这得益于深圳市文化馆联盟的团结协作、相互支持，也得益于这些年来深圳建立起来的“全民艺术普及推广人”队伍。然而，对于很多地方来说，要开展“艺术拼团”这类尝试，尚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

市民发起的课程涵盖非遗、艺术疗愈、亲子互动等很多领域，对师资和场地要求很高——不仅要求有师资和场地，还要求师资和场地跟市民的需求适配。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在艺术人才、文化场馆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在一些中小城市，可能没有那么多艺术人才和场馆资源来满足市民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

“艺术拼团”发起的课程，即使有些地方可以开设，但由于各地师资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也难以保证教学质量。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文化馆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课开起来”，还应建立对课程的动态监督机制，努力提升课程质量。平心而论，短时间内要做到这点，客观上存在不少困难。

运营成本与可持续性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艺术拼团”服务的公益属性，要求文化馆承担课程补贴和场地协调成本。但文化馆依赖于政府财政拨款，经费有限，如果“艺术拼团”的需求持续增长，很可能导致文化馆在财力上无力承担。目前，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辽宁省文化馆等在开展艺术培训服务时，采取优惠收费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今后，“艺术拼团”服务如果推广开来并持续开展下去，运营成本是绕不开的一道坎儿，因此有必要探索政府拨款与优惠收费相结合的投入方式。

“艺术拼团”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革新。各地文化馆在学习借鉴时，应根据当地的资源和条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重点解决资源链接、平台建设、可持续运营方面的难题，努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普惠化迈向品质化、个性化。

（据《光明日报》）

## AI 写诗：

## 低于创造高于平庸

有媒体报道，被誉为诗歌第一刊的《诗刊》，其副主编在朋友圈发布“告诗人”声明，对 AI 诗歌投稿发出警告。无独有偶，创刊 20 年的诗歌刊物《青春诗刊》也在微信号发文，公布了部分用 AI 写作的投稿者，并表示将建立黑名单机制拒绝此类投稿者。

AI 写诗与人类写诗，孰优孰劣？笔者分别将这个问题抛向了一位诗人朋友和 DeepSeek。

诗人的回答很简洁，也很自信：AI 写诗，将像上涨的海平面，把人类逼到一个个艺术的孤岛上，只有在山顶上的人才能活下来。

DeepSeek 的回答，则十分周全：AI 写诗与人类诗人的创作在多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两者各有优劣，无法简单断言孰优孰劣。AI 的优势在于数据驱动，通过学习海量诗歌文本，能快速模仿不同风格，甚至进行融合跨时代、跨文化的表达，并能生成反常规的词语组合，打破语法惯例，带来意外的新鲜感，几分钟内生成数百首诗歌的速度将远超过人类速度。而高质量的人类创作的优势在于有着明确的情感动机和精准的语言控制力，其情感“在场”性、对文化背景的深切把握是无法经历生老病死、爱恨别离的 AI 不能比拟的。

诗歌，是语言的舞蹈，也是情感的炼金术，考验的是诗人的想象力、意境、思想深度和文字表达，承载着文明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觉

醒——

“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的，糖是甜的，你也是”，辛波丝卡的诗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喜悦，打通了私人化表达的空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不仅抒发了一代人的心声，也寄托了一代人的理想与志向；“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狄金森的诗句道尽欲望与存在的悖论……最优秀的诗歌能带来个体瞬间的震颤，无论是爱、孤独、绝望、狂喜，都提炼成跨越时空的普遍经验。而目前的 AI 诗作，即便乍一看像模像样，但都只是人类规则下文字的游戏。

真正的艺术创作，不是集大成而是择优，是从 0 到 1、从无到有。随着 AI 不断进化，我们也许看到，很多诗人都将败给 AI，因为 AI 有着比一般人强大得多的数据库和算力。但这两者，也永远无法涵盖有创造力的诗人包括艺术家的“下一个”作品。而所谓“下一个”作品，就是人类还没有写出来的“杰作”。只有等“下一个”作品出现之后，才会进入 AI 数据库和算力。换句话说，看似新颖的 AI 诗歌，本质只是语料的重新排列，永远无法追问“为何写诗”，其创作永远在人类设定的框架内，也无法主动打破规则。这就是 AI 可以打败大多数平庸者，却无法打败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原因。

（据光明网）

## 网络社交语言

## 应繁简相宜

在网络社交活动中，陌生网友之间热情互称“宝子”，工作群里“好的”被“好滴收到”取代，句末的波浪号或感叹号成为标配，表情包被当作标点符号频繁使用，曾经只需“呵呵”二字便能传达的欢乐，如今却需要使用“哈哈哈哈死我了”，才能维系对话的温度……受经济学“通货膨胀”概念的启发，大众戏称这一现象为网络社交语言“通胀”。

网络社交语言“通胀”现象，产生于网络社会电子化、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一方面，当电子屏幕阻断了眼神交汇与肢体语言，传递情感的任务便由文字承担。面对面交谈时的一个自然微笑，转化为微信对话框里的一行文字就需借助“~”的弧度；现实生活中一个点头示意的动作，在手指快速打字时便需化身为“嗯嗯嗯”的连珠应答。另一方面，网络时代信息泛滥，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迫使人们不得不采用更具冲击力的表达以争夺注意力。比如，职场人用“暴哭哭泣感谢”替代“谢谢”以凸显诚意，商家以“真的绝了好吗”影响消费者的心理。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夸张的语言风格便在网络上流行起来，让原本简单的日常社交语言，走向了“字不多则意不诚”的膨胀。

在虚实交织的社交环境中，每个人都佩戴着由语言组成的面具，既害怕不够真诚的表达受到误解，又担忧过度修饰的言语遭人诟病——这种矛盾正在消磨人际交往本该具有的愉悦感与松弛感，甚至催生出生本不应有的表达焦虑。比如，一些网友经常陷入不知如何使用称谓的困惑：对亲密的人不敢使

用流行昵称，生怕显得轻浮；对泛泛之交又频频使用流行昵称，只为显得亲近。这种表达上的进退失据，导致网友们不得不反复切换社交人格，由此产生的社交负荷会消耗大量精力，让他们经常在网络社交中疲于应付。

因此，有人对网络社交语言“通胀”现象提出严厉批评，甚至认为，为了保持汉语的纯正，应禁止使用网络语言。其实，这没有必要。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健康”“思想”“组织”等今天的常用词，在晚清曾因是外来新词而遭抵制；“炒鱿鱼”“忽悠”等方言词语，如今也成为流行语、普通话的一分子。从这个角度看，网络社交语言“通胀”不过是古老的汉语在数字时代嬗变进程中的一个具体表现。

面对网络社交语言“通胀”现象，我们不妨以客观理性态度应对：一方面，对过度异化的表达及时进行修正，以维护汉语的表达秩序；另一方面，在网络社交中为平和质朴的表达保留空间。

有生命力的语言向来是与时俱进的。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语一直在革故鼎新中维护着自己的文化韵味并适应着时代的需要。未来的理想图景或许应该这样：“绝绝子”与“大漠孤烟直”在各自的语境中都熠熠生辉，“好”与“好滴好滴”在不同场景中各尽其责。当然，这需要语言使用者在点击发送键之前，既保持对语言变化的宽容，又怀有对传统母语的敬畏。

（据光明网）